



毕淑敏小说精选集  
玄圃积玉·藏北拾莲

# 鲜花手术

毕淑敏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鲜花手术

野流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鲜花手术 / 毕淑敏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133-2459-5

I. ①鲜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304945 号

---

## 鲜花手术

毕淑敏 著

责任编辑: 汪欣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一千遍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话: 010-88310888

传真: 010-6527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: 8

字数: 125千字

版次: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33-2459-5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 序

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，必有一个固定地址。距离它最近的邻居，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。

每个字是一块砖，几百万字垒起来，就是一个小院了。给自己的作品作序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拖了很久。我不喜欢向后看，但这一次，必须回头，绕着院子走一圈。

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。开课伊始，老师二话没说，拿出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。他手掌向下，把球放开，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。座位较远，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。按常识推断，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，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。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，球快速摆动起来。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，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。

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。老师笔直地站立着，手掌向下，肃然不动。金属球不停地荡着，摆幅渐渐缩窄。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，满堂死寂。终于，亮闪闪的球困乏了，震颤着抖了几下，寿终正寝似的停住。

你们从这个过程中，看到了什么？老师发问。

学生们开始作答。有人说，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。有人说，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。有人说，他看到了改变。还有人说，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。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……

老师频频点头，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。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，他扫视全场，焦灼地问，还有新的发现吗？无人回应。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，再无更惊艳的说法。

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，此人基本上算一个。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，

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，静观其变。傻看了半天，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。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，突然就举了手。我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，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。

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，看到有人终于响应，急切道：你！看到了什么？

天啊，直到这一刻，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。不过，我必须说点儿什么，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。我战战兢兢道，我没有别的意见，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。

老师倨傲地说，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。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，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。之后，你会听到我的授课。

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，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，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。我愿意成全，又不想重复他人，慌不择路地说——我看到了时间。

老师眉梢乱抖，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，说：哦！好极了！时间本来是隐形的，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，从不动到动，从动到不动。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……

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，已然忘却，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。

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，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。那篇小说叫作《昆仑殇》，主题是尊严与生命，还有人的精神不屈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，迄今为止，并无改变。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，从医 20 多年的经历和训练，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。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，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，难以过滤。

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，不合常理。原因很简单，壅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，篇幅短了说不完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，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。既然话多，就一个劲儿写下去，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，这才告一段落。1987 年，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，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，冲撞了文学规律。于是自惭形秽，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。在这个时间段内，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。1994 年，我的短篇小说《翻浆》和极短篇小说《紫色人形》，在台湾获得“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”和“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”。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，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東西。我开始写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，费时一年多，1997 年出版。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这就有了 2001 年的《血玲珑》，2003 年

的《心理小组》，2007年的《女心理师》，2012年的《花冠病毒》。

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，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，需要加以分割。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酬的间隔比较长，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，且不固定。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，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，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，会写一些散文。多年积攒起来，大约也有了几百篇。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，数量不多。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，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，技巧有分别。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，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。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，可从心所欲、互不相扰。

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，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，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，一切都埋藏其中。

一个人说点儿谎话不难，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，很难。所以，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，直抒胸臆，坦率待人，比较容易和快乐。我的小说，说穿了，主题很简单。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、人间冷暖、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，怕也是本性难移了。谁让我做过20年的医生，当过心理咨询师，又是一个做女儿、做妻子、做母亲的平凡女子？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，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。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，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，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。我不探究自己的能力，只是坚持单纯的信念，尽力而为。

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，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。我的写作，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，已经晃动了几十年。推动它的外力，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。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，会渐渐停下来，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。

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，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，心中满溢感动。她不辞劳苦地把多年前写的小说，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，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，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。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，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。

毕淑敏

写于2012年5月1日

目录  
Contents



藏红花 / 001

鲜花手术 / 028

银耗牛尾 / 214

附录 / 236

编辑说明 / 240

## 藏红花

未定国界在图纸上，是空心的断续的点，和已定国界坚定明晰的黑线不同，含着模糊的历史和隐蔽的硝烟。战士田久麦和班长高羔子，走在高原上这条虚拟的线中，积雪被军大衣的下摆扫出竹枝样的印痕。

那边是那个国家。这边是这个国家。田久麦入伍一年，刚从机关卫生科下到哨所，这是第一次巡逻。他问高羔子：“你见……过吗？”缺氧好像一块白毛巾，把他的话堵得断断续续。

“谁？野牦牛？獭兔？人？”高羔子问，明显地带着对田久麦的嘲笑。高羔子身板瘦小，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等附件，也都是小小的，很节省皮肤。



田久麦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们。”他本想把头扭向山峦的那一边，以姿势助说话。但厚厚的衣领和笨重的羊剪绒皮帽子使他的脖颈转动困难，只能让眼光从雪镜的一侧射出去。

高羔子不屑地说：“几次吧。他们人也不多。这么长的线，他走，咱也走。就像林子里的两条蛇，不容易撞到的。”

高羔子是南方人，所以说蛇。田久麦从来没有见过蛇，家乡的土壤燥得像香灰。田久麦以为当上兵，就可以看到蛇这样的新鲜东西，到了这里，却连蚯蚓都看不到了。冰天雪地里谈蛇，让人有一种滑腻的温热感。田久麦原以为，一条蛇是很容易碰到另一条蛇的。班长为什么这么说？可能每一条蛇都有自己的领地，从不乱窜。

田久麦说：“见到了，会怎样？”

高羔子说：“就像没见到一样。”

田久麦有些憧憬，说：“会挥手吗？”田久麦记得小时看过一个电影，边防军人在国境上遇到了，会有这种举动。

高羔子让田久麦在前边开道，田久麦蹿起的雪雾呛进了他的喉咙。他吐着雪沫子说：“挥手？从来没有过。要挥，也是左手。右手一直抠在枪机上。”

田久麦感觉到了高羔子对自己的不客气。但是，高羔子的军龄长，这是军中辈分，爷爷对孙子说话，怎么都有理。再说田久麦是从机关下来的，这更矮了一头。军队是最讲究资历的。现在最高指示都说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新来的机关兵田久麦当然应该吃点儿苦头了。高羔子这样想着，就把自己的干粮袋取下来，对田久麦说：“给你。”

田久麦以为班长怕自己的干粮不够吃，感激地说：“我……有。你留着……”

高羔子说：“美的你！背着。”

田久麦明白了，这是班长要考验自己，就乖乖地把高羔子的干粮袋背到了自己的身上。干粮袋一上肩，田久麦就想到了老娘说过的一句话——布不加丝，面不加枣。那时他小，趴着炕沿问老娘，干吗面不加枣呢？加了枣多好吃啊。

老娘说，面一加了枣，面就发大了。锅里就蒸不下了。一幅布，加上一根丝，看着没多少，布可就宽多了。

这和田久麦此刻有什么关系呢？田久麦不知道。田久麦知道的是，干粮袋把肩膀压下去了二指深。隔着绒衣、棉衣和皮大衣，田久麦清楚地感受到了每一颗米粒的棱角。

田久麦很生自己的气。班长让自己背着他的干粮袋，这是班长信任自己。要是不信任自己，你想背还不让你背呢。要知道，干粮是军人的生命线啊。田久麦这样对自己说完，他的头脑就通了，但是他的肩膀不通。田久麦便不再理会自己的肩膀，故意看周围的风景。

巡逻路线沿着山谷行进。山谷里塞满了雪，山顶上的雪忍受不了那里的孤寂，自愿地钻进风的行囊，迁徙到了谷底。太阳在半天空，迸射出的每一根光线都蓬松粗壮，绞结成巨大的白色链条，由于雪原的渗入和折射，凝成了炫目的光墙，遮天蔽日地矗立在天地之间。如果你胆敢直视高原正午的阳光，它就毫不留情地把你的双目变成紫蓝色的洞穴。拐过山口，积雪已经没腰，两个行走的边防哨兵，像两只笨拙的牦牛，把倾斜的雪原犁出深壕。田久麦走前，高羔子轻松地跟在田久麦身后，如同在一道小胡同里散步。

高羔子很愉快，愉快的结果就是他觉得热了。在高原上感觉到热，是一种很罕有的幸福。为了充分享受这种幸福，高羔子对田久麦说：“停下。”

田久麦没有听见，还在往前走。因为吃力，他把所有的血液

和氧气都逼到自己的双腿和肩膀上了，这样他的耳朵就因为没有氧气的支持变聋。当高羔子第三次不耐烦地大叫时，田久麦才停了下来。他不是听见了高羔子的命令，而是感觉到了。高羔子的喊叫震动了高原稀薄的空气，空气把震动传达给了田久麦，田久麦就困难地回过头来。

高羔子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，卷成一个婴儿的模样，对田久麦说：“背起。”

田久麦这一次很快明白了班长的不怀好意，他默默地接过了高羔子的大衣。现在，他有两件大衣，这在严寒的午夜当然是极好的事情了，可现在是高原的正午。一种短暂而强烈的炎热炙烤着雪原，让人有不可思议的燃烧之感。田久麦默不做声地把身上的武器和干粮袋、红十字箱等诸物堆积在地上，然后也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。他也变得和高羔子一样的轻捷利落了。高羔子有些惊奇，这个新兵，难道敢不服安顿吗？

田久麦把高羔子的大衣内外倒转，将挂着一缕缕污浊羊毛串的里子翻在外面。大衣比田久麦的身躯要小很多，但毕竟是大衣，翻转过来之后就有余地，田久麦成功地把自己塞了进去，可惜袖子很短，只到达田久麦胳膊肘下方。田久麦接着把自己的装备一

件件披挂起来。想象中，一个人穿着两件皮大衣是很狼狈的事情，但田久麦把它们搭配得很好，羊毛相搓，并没有占据更多的体积。

臃肿的田久麦步履蹒跚，好像一块有犄角的军绿色岩石。高羔子在田久麦身后跳跃前行，如同灵敏的猴子。高羔子大声问：“听说机关来了野战医院的医疗队？”

“嗯啊。”田久麦短促地回答。

“听说有女的？”高羔子更大声音问。

“嗯。”田久麦更短促地回答。

高羔子不满足，这样重要的问题，怎么能如此草率地就回答完了？可他不能批评田久麦，他找不到理由。如果田久麦一不高兴，拒绝回答他以后的问题，他就亏大了。从机关下来的人，在一段时间内会很受欢迎，新鲜的消息是他们的财产。

“几个？”高羔子问。

田久麦知道高羔子问的是什么，可他故意说：“10个。”

高羔子惊得一下冲开了雪障，从田久麦身后跳到了田久麦身前，兴奋地说：“那么多？”

田久麦说：“是啊。队长副队长主任副主任……”

高羔子狐疑地说：“都是女的？”

田久麦一脸无辜说：“不是啊。只有护士是女的。”

高羔子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好。你要我。”

田久麦知道自己惹了祸，赶快说：“我没。3个。女的。”

高羔子憋住气，他要把这个新兵知道的东西都榨出来之后，再慢慢地收拾他。高羔子假装不在意地说：“你小子，总跟她们说话吧？”

田久麦很谨慎地回答：“没。轮不上我。”

高羔子仿佛随口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这一次，田久麦是真的吃不准班长问的是怎么了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什么呢？”

高羔子说：“长得？”

田久麦很快回答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高羔子不满足地说：“怎么能差不多？这山和那山都不一样，更何况人？”

田久麦调整了一下背上的干粮袋和红十字箱的位置，绕过一道雪棱，说：“她们都长得差不多。”

高羔子叹了口气。看来这个娃子真是不通人事，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了。太阳在两道雪峰之间疾速移动着光芒，高原上的正

午非常短暂，有一些薄冰融化了，挂在山腰，形成轻云。也许是由于缺氧，田久麦的大脑一下子短路，微蓝色的雪雾……田久麦想到了小柔。

小柔住在落梳庄。传说王母娘娘正梳头呢，梳子的齿突然断了，王母娘娘生气了，把梳子丢到大地上。梳子是黄杨木的，落地之后，杨也没了，木也没了，只剩下黄。黄的土梁，一道道的，朝天龇着，那是断了齿的梳子。断梳子的缝隙里，埋藏着低矮的窑洞，这就是小柔的家了。

小柔是个乖女子，身条也像梳齿似的，细弱而笔直。小柔和田久麦同在远处的大村上学，要在梳脊上走很远的山路。小柔和田久麦就这样走着，从小孩子走成了小伙子大姑娘。田久麦虽然肚里有了点儿墨水，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田久麦的爹早就死了，姐姐是傻子，还有一个病老娘。谁嫁了田久麦，谁就落到沸水锅里了。虽说两人有感情，小柔也嫁不了他。小柔家死不同意，指望独生女嫁给一个城里人，他们的老年，才有靠头。小柔拗不过她家。恰在这时，征兵的来了。高原部队专门选了这里，看中的是这里的苦寒。说从这儿征的兵到了高原适应快，不会叫苦叫累。乡下人不知道高原是怎么回事，认定天下最苦的地方就是落梳了。

只要能从落梳走出去，走到哪里都比落梳好。

小伙子踊跃报名，体检过后，脸就都垮下来。山里人营养不良，骨头是弯的，脚板是平的，嘴里吹的气太弱，腔子里的心跳得太快……反正啊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毛病。只有田久麦，这个从小连糖球都没吃过的苦孩子，居然各项检查都合格。这一下子惊动了山村，有适龄女子的人家，都到田久麦家走动。田久麦的疯老娘此刻也不疯了，喜孜孜地吃着各家送来的吃食。

田久麦本不想这么快就把亲事定下来。田久麦的心大着呢，他想等以后见了世面，再谈这件事不迟。可是，事情有变。接兵的人偷着告诉田久麦，到底让不让他走，公社里起了争执。田久麦是他家唯一的壮劳力，若是当了兵，他家就成了重点优抚对象，地方上压力太大。别的不说，吃水就是大事。人住在梳齿上，水流在沟底下，担水要先下到沟底，再沿着“之”字形的小路上山。天天雇人给田家挑水，天长日久的，这是多大的负担？接兵人把内情透给田久麦，按说是犯纪律的事。但接兵的人很喜欢田久麦，像田久麦这样有文化又身体合格的小伙子不多。苦寒之地接兵就存在这个问题，人能吃苦，但缺少识文断字的。若是连着几年接此地的兵，机要员卫生员的来源都困难了。



田久麦知道只有一个法子救自己，就是订亲。订了亲，女方就有义务到他家来挑水拾掇，一应的事就都有了帮手。事不宜迟。慢了，兵满了，人走了，就是那女子能把东海挑到他家，也来不及。田久麦想定，就把风声透露了出去。谁愿意和他订亲，他就和谁订亲。

来的姑娘真不少。都知道乡下孩子当上了兵，就等于把泥巴碗换成了木头碗，摔到地上碎不了。纵是提不了干部，日后回来找个工作的可能性也大多了。田久麦如今选对象的唯一条件，是看她的身膀壮不壮。要知道，这一走，最少三年，风雨无阻的一千多天，没个好身板，她可担得起？

田久麦找了个膀大腰圆的姑娘，说好了明天就行订婚礼，当天晚上，小柔来了。田久麦和小柔走到落梳的齿尖上，在松软的黄土中坐下，小柔说，我要嫁你。

田久麦苦笑着说，小柔，晚了。

小柔说，不晚。我爹吃晚饭的时候同意的，我这就来找你。哪儿晚？

田久麦说，小柔，我巴不得。可你吃不了那个苦。我也不准能在外边混出个模样来，你眼下跟我订了婚，三年之后，我要是